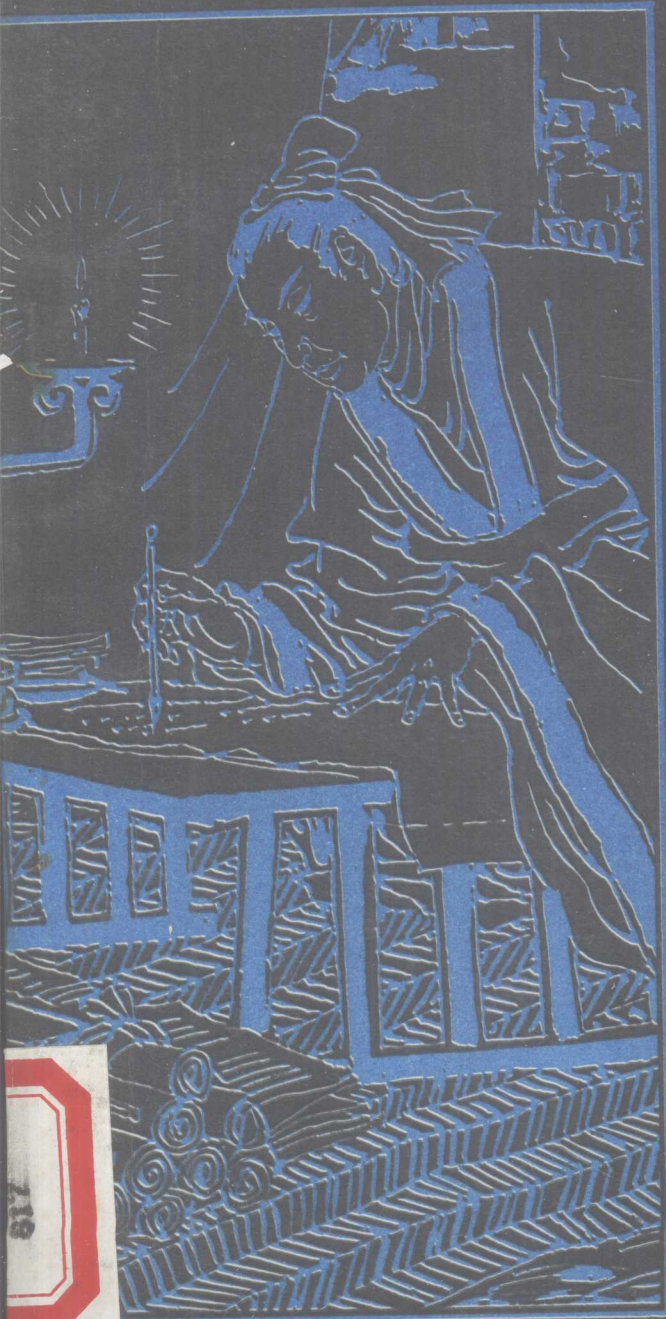


黑春秋丛书

十大冤案

主编：赵士林



十大冤案

谭艺 尹羨
浮石 史鉴 编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08号

黑春秋丛书(十套)

十 大 冤 案

谭 艺 尹 羨 浮 石 史 鉴 编著
责任编辑 赵东寅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5印张 90千字
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1993年9月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7-80508-887-X/I.238

定价:3.20元

目 录

千古奇冤和氏璧·····	1
变法功臣遭车裂·····	10
匡古冤狱司马迁·····	21
忠烈名将千古冤魂·····	35
胡蓝之狱·····	50
于谦之死·····	62
因言获罪大儒屈死·····	77
挺身为国蒙冤丧生·····	87
奇冤杨乃武·····	101
英烈千秋杨虎城·····	118

千古奇冤和氏璧

卞和与和氏璧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代的楚国。

这时候统治中原即北部中国的周王朝日趋衰微、积弱不振，它原先属下的各个封国并起、势力渐强，以至于凌驾周天子之上，齐、晋、郑等强国纷纷争霸中原。与此同时，在南中国也渐渐兴起了一个强大的蛮族王国，即楚国。楚王自称是黄帝之孙 A 项帝的后代，并努力向北发展势力，国家越来越强盛。

楚国境内有一座荆山，它是楚国最先的发祥立国之地。荆山位于武当山东南、汉水之西，方圆数十里，林丰草茂，山势奇丽。荆山山灵水秀，堪称宝山，山上水边不但栖息着各种珍禽异兽，还出产多种奇石宝玉。

山脚下，则生活着世代耕樵的山民。

卞和是荆山脚下一位普通的山民。

卞和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他侍奉着年迈的母亲过活，守着几亩瘠薄的山田，难以维持生计，于是卞和经常进山寻觅一些药材、山货，间或还猎些小兽，然后带到集市上出卖来以补贴家用。卞和为人仁厚，孝敬母亲，母子二人一直相依为命。荆山本来是楚立国之地，也曾热闹过一阵，但如今都城遥远，发迹的王亲贵宦的亲友们也在几代前就迁出了这个山窝，荆山便渐渐地被人遗忘、与世隔绝了。

一天卞和进山打猎。走到一个去处，卞和发现四周林木特别繁茂，杂草藤萝丛生，鲜有人迹，自己也隐约觉得以前

并未到过此处。于是他站起身来仔细打量打量，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山的西北陡崖上了。崖壁上长满了各种小树和青草，但有一块却几乎是寸草不生。卞和觉得既奇怪又有趣。这块崖壁虽然不长杂草，岩质却异常纯粹细腻，细看似乎还有某种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的光泽。卞和心里一动，他知道荆山产玉，他的父亲和外祖父都曾干过采玉的行当，后来因实在太过辛苦又收获甚微而放弃了这个行当。但仍在家中经常闲谈有关玉石的各种传说，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是：据说荆山西北绝壁上某个地方生有一块日后定将举世闻名的宝玉，这块宝玉不仅是荆山的精华，它的出世也意味着楚国强盛之日的开始。

卞和虽从未上山采玉，但也从父祖那里得到了许多这方面的知识。他知道象这块崖壁的岩质往往是产玉的征象。卞和心想也许应该下去看仔细一点，但绝壁上并无可以着手或者踏脚的地方，那些丛生的草树显然不可能承受得起一个成年男子的重量。卞和望着崖下几十丈处的清清碧潭和江边一条通往远方的小路，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卞和在回家的路上沿途做了许多记号。等回到自家那座草屋，天已完全黑下来了，母亲早已热好饭菜等候多时了。

吃饭的时候卞和把今天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跟母亲讲了一遍。母亲静静地听完，然后说：“和儿，你的运气看来不错——我也从小听你外祖父讲采玉的事，看来那块崖壁下真是有什么宝藏了。不过，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满好，要那种宝贝东西有什么用处呢？”

卞和沉吟了一会儿说：“母亲说的极是，为儿也知道这个道理，为儿并不是贪得宝器，不过祖先传说宝玉出、楚国兴。要是宝玉真的找到，也许楚国也会真的强大起来；现在楚国

也在一天天的强盛，宝玉倒真该在这时候出世哩。”

母亲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第二天卞和起了个大早，带着绳索、铁镐一类工具上了山。

找到昨天那个地方后，卞和先把麻绳的一头系在腰间、另一头系在崖边的一棵大松树上，各头打了个死扣，又把铁镐别在腰带上，双手握紧绳子，脚蹬着崖壁，一点点的朝那块光秃秃的地方缒下去。

绝壁很陡，壁上还长了不少荆棘，等到卞和下到那地方，手上、脸上已被划破了不少口子，体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他把多余的绳子扣在腰间，找准位置，便挥镐挖了起来。

绝壁上没有落脚的地方，所以也无法借力，往往是一挥镐，身体便在绳子上荡了起来。岩壁虽然不是特别坚硬，但也不象沙岩那么松软，卞和没挖几下，便出了一身汗。底下虽说不是万丈深渊，但也可以说是百丈深潭，卞和不会泅水，掉下去可不得了。他还得时时小心听着上面有没有什么调皮的小动物来咬松树根上系着的绳子，一有动静便得扔块石头上去。

有一次，腰间的绳扣突然松了，卞和直掉了下去，以为这下子准完了。不过往下掉了一会儿便又扯住了，原来是多余的那点绳子没有扣牢。虽然只是一场虚惊，但身子也在崖壁上结结实实的撞了好几下。

六天后，绝壁上已经被挖出来一个不小的洞穴，卞和仍然一无所获。他并没有泄气，终于在第七天上午，从岩石里凿出玉璞一块，他知道内含宝石，于是将其带回家，准备把宝玉献给楚王。

这时候的楚国已逐渐强大，楚武王已经在位近四十年了。

几年前，他攻打周王朝的封国随国，随国大败，便向楚建议说可以说服周天子封楚为王，不料周王不从，楚王大怒，自立为武王。并且定都在丹阳，武王还跟随国结了盟。这时的楚国疆域已经相当辽阔，甚至可以与周王国相比。

且说卞和告别了母亲，背上行囊、带足干粮向丹阳而去。一路上风餐露宿、晓行夜寐，终于赶到了都城丹阳。卞和先找了家客店住下，便向客店老板打听怎样才能晋见楚王、献上玉璞。老板一听是来献宝的，不敢怠慢，便一五一十地讲了起来。

原来楚王为了兴兵强国、打通与北方各国的外交，下令广为募集贤才勇士、珍器宝物，并成立了专门接待荐才献宝者的机构。由大臣乐正负责总管。老板叮嘱卞和说：“不过您若要见乐总管，最好带上点什么礼物。这已经是私下里的惯例了。”

卞和一笑：“我是为国献宝，并不有求于乐总管，哪里用得着什么礼物呢？”卞和来到乐府门前，向守门家丁说明来意，家丁见他嘴里只管说，并不见手里有物事递上来，便懒得理他。后来经不起卞和一再请求，又看卞和是个穷人实在没有什么油水，才磨磨蹭蹭地进去通报了。

乐正出来见客，只见卞和布衣麻履、满面尘土，便不甚为意。听完卞和说明来意，乐正很不以为然。

卞和向乐正解释道：“小民并没有爵财之图。只是此乃传说中的荆山宝玉，此玉一出也就是楚国兴国之时，故特来晋献。”乐正道：“荆山宝玉我也听说过。既然如此，可否让我一观？”

卞和取出玉璞，恭恭敬敬地奉上。乐正一看不禁大笑：“哈哈，好一块荆山宝玉，原来是块死石头！”

卞和忙解释：“这是璞，真正的宝玉在里面，一般器物无法打开，只能借助于破璞取玉的利器才可……。”但乐正不相信卞和的话。他挥手打断了卞和：“好了好了，我知道你的来意。你不就是想见见大王吗？行，我可以帮你这个忙。不过，你用什么东西来孝敬我呢？”原来乐正见卞和只是个草民，丝毫没有放在心上，也就大大方方地开口索贿了。

卞和正色道：“总管此言差矣。小民来献宝，并非为的私利。若是这般方能见到大王，你我不就成了相互勾结、行贿受贿了吗？况且总管您这样做，怕有点不太妥当吧？”

乐正没想到会遇见这么一个不通世故的人，顿时吓了个倒仰，索贿不成，反倒被一个草民教训了一顿，不由脑羞成怒：“来人啦，与我将这个奸民乱棍打了出去！”

卞和鼻青脸肿跑回了客店。老板见他这模样，心中雪亮。一边责备卞和不通世故，一边安慰他说：“卞先生您也不用着急。既然乐总管不肯引见，我倒听说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楚王坐朝的王廷前有一面大鼓。若有人有要事相报或有大冤欲伸，只要一击鼓，楚王定会召见的。”

次日，楚武王正升朝与文武大臣议政，突然听到大鼓呼呼作响，忙命将击鼓人带来，亲自询问有何要事。卞和忙跪下磕头，然后向上奏到：“草民卞和有幸得到了传说中的荆山宝玉，特来进献大王。宝玉出、楚国兴，这真是国家和大王的洪福啊！”楚王听了喜动颜色，忙命将宝玉呈上观赏。

却说乐正也在大臣朝班中侍立着，见卞和竟然敢击鼓见王，心里吃惊不小。卞和是个村夫草民，倒不怕他能把我乐正怎样；但若是那块石头中真有什么名堂，大王一高兴，卞和再趁机奏明昨日之事，我岂不是要倒大霉了？乐正眼珠一转，心里早已有了主意。

卞和双手捧上玉璞，楚王接过，一看却是块质地较好的石头，心里便有点不乐，沉声道：“卞和，你这可是块石头啊！”

乐正忙出班趋前奏道：“卞和昨天就带了这块石头到我处求我转请大王接见，我见是块石头，怕有欺君之罪，便好言劝了他回去。不曾想他今天竟然击鼓闯廷。既然如此，我想还是请玉工来鉴别一下吧。”

武王准奏，并命乐正去宣召玉工上殿。

乐正把玉工找来，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玉工本来就是乐正的亲信，哪有不听之理？乐正仍回班侍立。玉工上殿领了玉璞，装模做样地看了半天，又拿工具胡乱敲了几下，说：“大王，这是块石头。”

武王听信了玉工的话，大怒，命令殿前武士，按欺君之罪，砍了他的左脚。

卞和连喊冤枉，还想辩解。武士们不由分说，依令施刑，然后把昏死过去的卞和扔在街前示众。

卞和一片忠心千里献玉，落了个这样的下场。

过了几年，随国又背叛了楚国，武王出兵讨伐，不想一病竟然死在了军中，儿子文王即位，把都城迁到了郢。

卞和打听得武王已死，换了新王，便又要打点上路。母亲死活不让他去，卞和便劝母亲说：“这是国家之宝，我一个小民怎好把它放在家中呢？当初要是不挖也就罢了，既然挖了出来，还是该献给国家呵。何况老王死了，新王年轻，应该是较英明的呀。”

卞和千辛万苦又到了郢都。这时接替总管职务的是乐正的儿子乐有穷，乐有穷自然不希望因卞和而使老子坏了名声。楚文王也同样是叫来玉工辨认，玉工又一口咬定是块石头，结果卞和的右脚又被砍掉了。

卞和费了好大力气又回到了荆山。老母闻讯惊痛而亡。卞和想自己一心为国，却落了个家破人亡，母死身残，不由得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十三年后，文王驾崩，成王即位。楚成王倒是个英明的君主，登基没几年，把个楚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疆域日广，许多小国都纷纷来归附。

这时的卞和年近五十，须发也白了，牙齿也掉了，听说楚国新王英明贤良，于是又想起了那块玉璞。卞和抚摸着这块跟随他二十年的“石头”，心酸万分。有心想把它再献给国家，又怕再背上欺君罪名，那样的话可就没有腿脚可砍了，看来只会被杀头了。自己身死倒不足惜，怕的是身死之后玉璞湮没民间，宝玉无人能识，岂不可惜？

一天，荆山绝壁下漳水深潭边的小路上来往的人们发现，有一位白发豁齿的老人，在路旁抱着块大石头嚎啕痛哭，相互一打听，有人叹息，有人嘲笑，议论纷纷。来来往往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

卞和抱着玉璞，一直哭了三天三夜。真个是哭得飞禽伤心、走兽哀鸣、草木低头、山河落泪。眼泪流干了，接着眼睛流出的便是鲜红的血。后来人们便把这块地方叫做“抱玉崖”。

事情传到了楚成王的耳朵中。成王便命人将卞和接到郢都，亲自询问：“卞老先生，砍脚的刑罚固然过于残酷，但那是先王的规矩。而且受刑断腿的人多的无数，您又何必哭得这样悲伤呢？您要是觉得委屈，您就可以留在郢都，由我给您养老，好吗？”

卞和指指怀中的玉璞，又指指自己说：“大王，我并不是哭我自己失掉了双腿。但是，明明是块宝玉，却偏偏被人说

成是石头；明明我是忠心敬国，却被诬陷为欺君。这才是我日夜哭泣悲号的真正原因啊！”

楚成王听了，心里很是感动：“卞先生您是太可怜了。两位先王也确实不好，是不是玉，剖石一看就明了了吗？剖石是那么容易做的一件事，又何必听信别人的谗言，随随便便就把人的腿给砍了呢？现在，我让人把玉璞剖开看看，是宝玉，当然是国家的兴事；若不是，您也不必担心，我想老先生的忠心是人神共鉴的。卞先生，您看行吗？”

玉匠剖石的结果，果然得了一块晶莹透明的罕见宝玉。玉匠又按其形状制成一块玉璧，成王便将它命名为“和氏璧”。

成王得了宝石，又深叹卞和的悲惨，便封卞和为陵阳侯，官俸养老，以报答他对国家的忠心和贡献。

卞和上殿谢恩，并奏道：“荆山和楚地灵气所钟的宝玉为大王所得，楚国看来就要兴盛了，这真是大王的洪福呵。只是为臣还有一句话要禀明，这是我从献宝的事情上得出的感慨。凡国家要强大就得靠贤才勇将。连宝玉的价值都这样不被人重视，献宝这么艰难，又何况是举荐贤才俊杰呢？贤臣与奸臣自然是形同水火，一般的平庸之君也不太会喜欢忠言逆耳的贤臣。这样，想要靠嫉贤如仇的奸臣来举荐俊杰给庸君，自然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所以大王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做个英明的君主。更要疏远小人、驱逐奸臣，这样，象怀抢宝玉一样胸怀俊才的贤士才会归附大王，楚国才能迅速强大起来啊！”

大夫屈完也接着卞和的话说道：“卞和说得真是好啊！卞和本来是清白安分之民，没有任何罪过，可在两位先王那里，他就被砍了双脚。贤才俊杰也是如此，若遇到奸臣昏君，才能反倒成了他们的罪行了。因此许多有贤能的人得不到重

用、甚至受到杀害，而更多的才俊之士不愿意受侮辱，也就藏才自守，就象是有了宝玉不献一样，都是国家的重大损失。大王一定要明鉴啊！”

成王听了两人的话不由得连连点头。

卞和又道：“臣是无功之人，不愿受禄。宝玉本来就是楚国的东西，我只不过拣起来给大王而已，因此也不愿受封，就请大王把我这把老骨头放还荆山，终老天年吧。”成王见卞和意志坚决，叹息了一声，只得准奏。

卞和便洒泪和相伴二十余年的宝玉相别，回到了荆山，仍旧过他那清贫艰难的山民生活去了。

后来楚成王果然更加发奋图强，举贤用良，楚国更加强盛，可以与中原任何一个强国分庭抗礼。虽然成王在位时北方先后有齐桓公、晋文公称霸，楚国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到了成王的孙子庄王，楚国一鸣惊人，又登上了霸主的宝座。

和氏璧从那以后就成了楚国的象征。后来楚国衰落，怀王被秦昭王和张仪欺骗，被囚身死。楚国的国运败落，和氏璧也不知如何流失到了赵惠文王手中，秦昭王又向赵国强索，这才演出了蔺相如“完璧归赵”的动人故事。

而荆山后来也成了中国的一大名胜，文人墨客多次登临感赋，追悼卞和，感叹卞和所遭受的千古奇冤。唐代诗人胡曾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抱玉崖前桂叶稠，
碧溪原水至今流。
空山落日猿声急，
疑是荆人哭未休。

变法功臣遭车裂

商鞅（公元前 390 年——公元前 338 年），又名卫鞅、公孙鞅，后来封地于秦国的商地，因此又被称为商鞅，他原来是卫国的公族，受魏国宰相公孙痤的知遇，公孙痤死后，离魏赴秦，为秦孝公“变法”，对秦国的富强颇有贡献。但孝公死后，即位的惠王因宿怨忌恨他，以谋叛罪处之以五马分尸的极刑。

商鞅活跃的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封建社会的开端，即战国时期，这期间各国混战不止，战国就由此而得名，时间从公元前 475 年，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当时的形势与它之前的春秋时期已大不相同，春秋时期的一百多个国家已次第被兼并，最后形成了韩、赵、魏、楚、燕、齐、秦等七国，史称“战国七雄”，另外还有一些小国，有越、中山、卫等等。

战国时期的政治由于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即各国的变法运动。而各国的变法中，魏国首先崭露头角。魏文侯（公元前 445 年——公元前 396 年在位）起用法家人物李悝做宰相进行变法，李悝订立法典，改革政治，使魏国迅速走上富强道路，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的国家，但好景不长，魏文侯之后几个君王在位时，东方的各国与西方的秦国先后强大起来，取代了魏国的地位，这便是商鞅活动时期的情况，而到战国后期，齐国的势力也逐渐衰退，秦国则日益强大，到秦始皇在位时，最终统一了中国。

秦国位于西部边远地区，在战国中期秦孝公扶正之前，秦国军事上受到楚魏两国的侵犯，外交上的地位也很低；不能参与中原各国的盟会。各国都将秦国当作落后的少数民族对待。秦孝公即位后，在内外压力下，迫切要求变法图强，而商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变法的。

商鞅在公元前 390 年出生于卫国的没落贵族之家，因此有人称他卫鞅，又因为他是公族后代，也称作公孙鞅，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之后，被秦孝公封地于商，故又称商鞅，或尊称商君。商鞅从小就学习“刑名”（法家之学），青年时代就作了魏国宰相公孙痤的中庶子，即守门管理公族的官，不久，公孙痤认为商鞅是贤才，打算把他推荐给魏惠王。不巧，这时公孙痤却病倒了，而且病情还相当严重，魏惠王亲自去探视，询问了他的病情后，问：“如果你有什么不测，我该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谁呢？”公孙痤答道：“我门下有个食客叫公孙鞅，虽然还十分年轻，但很有才能，可以把国事交给他。”惠王不以为然，没有说什么就要走，公孙痤看大王不说话，心里就明白了，便让身边的人避开，对惠王说：“大王若不用他，就必须杀了他，千万别让他去别的国家”，惠王答应着走了。

随后，公孙痤召来了商鞅，对他说：“刚才惠王让我推荐一个人继任宰相，我推荐了你，但大王并没答应，我作为大王的臣子，只能先顾大王的利益，因此向大王建议，若不录用你，就一定要杀了你，大王答应了。你这就逃走吧，我不能看着你被杀”。

商鞅一听，倒笑了：“请放心，大王既然没有答应你录用我，也不会接受杀我的建议的。”

果然，魏惠王离开公孙痤家之后，对身边的近臣说：“公孙痤病得太厉害了，竟然让我重用一个小小的食客商鞅，看

来他是病糊涂了。”魏惠王终于没有用商鞅，也没有派人杀了他。

商鞅自从公孙痤死后，便在魏国失去了靠山，再作官已不大可能，他开始作新的打算。正在这个时候，秦国的孝公即位，贴出皇榜招贤。

秦国自从穆公去世以来，几代君王都平庸无作为，国力渐渐衰退下来。到了战国，常常受欺，不被重视，尤其魏国强大以后，常常侵犯秦国，秦国也不敢还击，只好忍气吞声。

秦孝公的父亲献公（公元前384——公元前362年在位）很有抱负，力图改变秦国落后的局面，与中原各国一争雌雄。他进行了一些改革，并且修整军队，曾与魏国三次交战，获得了胜利。就在这关键的时候，献公却英年早逝，把富国强民的任务给了儿子孝公。

孝公从小就胸有大志，即位后，便张贴皇榜，访贤求士，此即历史上著名的“召贤令”。

商鞅在魏国正苦于无出路，听到秦国下榜求贤，正合心意，当即前往秦国，以施展自己的抱负。

商鞅以重金贿赂了孝公的亲信景监，才得以谒见孝公。商鞅前后共四次谒见了孝公，最终才得到孝公的赏识。

第一次谒见时，商鞅长篇大论地谈起帝王之道，孝公听得十分不耐烦，竟独自睡着了。商鞅退回后，孝公就责怪景监说：“你推荐的人怎么回事啊！该不是神智混乱吧？”景监听了回去后就责备商鞅，商鞅听了并不生气，只求景监再为他安排一次谒见。

第二次谒见和第一次没有什么不同。商鞅大论了一番王者之学，仍未得孝公赏识，景监又受到孝公责备，商鞅自然也受到了景监的责骂。商鞅这次已有点明白帝王的心意了，便

求景监再安排一次谒见。

第三次谒见，商鞅论述了霸者之道，果然，孝公大感兴趣，但也没有说要用他，商鞅退出后，孝公对景监说：“你推荐的人还真不错，我已改变对他的看法了。”

第四次谒见，孝公与商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连着几天，孝公不肯放商鞅走。景监没有想到孝公改变态度会这么快，便向商鞅打听。商鞅说：“这没什么奇怪的，最初我向大王讲了夏、商、殷三代的帝王之道，大王认为这样扬名未免太慢了，要用几十至几百年，哪等得及呢？一举扬名才好呢，因此他不爱听我说的，我看出大王想称霸业一举成名，就提出了许多富国强兵的方案，大王便很感兴趣了”。

然而，孝公虽赞同商鞅的主张，但真正付诸行动，却又犹豫不决，朝中一些老大臣也反对。于是，他把几个反对的大臣和商鞅都召来，想听听他们各自的看法。

商鞅首先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一件事若违背常情，那一定会受到抨击的。就普通人来说，面对一项重要改革，他的表现最初总是不太热心，茫然不知怎么回事，但等到改革的成果显现出来，他就会欢天喜地；而对于一个品德高尚的智者来说，他就不会随波逐流，在事情还未开始之前，他就能够预料到结果。建立伟大功绩的人，绝不会去征求每一个人的意见，他既不迎合世俗的习惯，也不盲从大众的说法，我们只要能够使国家受益，可以不必遵循传统，只有当机立断，从旧风俗入手，进行革新，人民才有可能受益，一个人做一件事要当机立断，否则成功和声誉就都要消失了”。

孝公听了十分高兴，不住点头。

大臣甘龙则表示不同意：“恐怕并非如此。圣人可以不用改变习俗就能引导人民，不改法令而能治理好国家。遵循传